



Fall in
Love secretly



SUI
HOU
ZHU

随侯珠
作品

情 生 意 动

仲夏六月，和毕业班一起打包的，还有爱情；社会洪流，和满腔热血一起毁灭的，还有梦想。

她以为她会走远，却在辗转之后走回原点；
他明白他还需等，哪怕的尽漫长的一生。

2014年最温暖的
青春都市故事

言情作家
随侯珠

首次温暖巨献，感动千万读者。

勿忘初心，方能始终；能够遇见你，让我觉得正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。



| 02 |
THE TWO

下



SUI
HOU
ZHU

随侯珠
作品

情
生
意
动



第十一章

他突然加重的心跳



有些感动，莫过于前一秒想他，这一秒见到他；爱情的神奇，莫过于拥有一份期待的心情，只是一瞬间的情绪交集，却有着一眼万年的魔力。

看到秦佑生那一刻，宁冉声有点发愣，然后忍不住弯着嘴角笑起来，最后双手合拢捂着嘴巴眼睛湿润，不知道要说点什么。

她想，这就是恋爱的心情吧，百般滋味都能尝个遍。

不远处的秦佑生同样微微勾着唇角，身形挺拔地站在一盏路灯之下，浓密的眉毛稍稍扬起，头发墨黑，白皙的皮肤隐隐流溢着淡黄色的灯光，英挺的鼻梁到上翘的嘴角，弧度完美得一塌糊涂。

“电灯泡”张小驰郁闷了，看看宁冉声，又瞧瞧秦佑生，轻哼出声：“你们俩干什么，演电视剧啊？”

宁冉声拍了下张小驰的脑袋，朝秦佑生走去。

秦佑生整个人被笼罩在一片光晕里，他朝宁冉声伸出手，眉目清俊似水，“来，小姐，抱一个。”

宁冉声又笑又激动，忍不住上前捣了秦佑生一拳，然后轻轻抱上他的

腰，双手贴在他的羊绒大衣上，毛糙又暖和，就像喝了一杯香醇暖人的大麦茶，暖如她此时的心情。

“你怎么……回来了？”宁冉声低声询问。

“突然很想你，所以飞回来看看你。”

“那看多久呢？”

秦佑生略有遗憾地开口：“后天还有一个必须要出席的会议。”

所以算起来还没有二十四个小时，但宁冉声还是很满足，她眨着明亮湿润的眼睛看向秦佑生，“那这二十四个小时都是给我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如果觉得我烦人……”秦佑生拖长了声音，“你可以叫些人来凑热闹啊。”

宁冉声开心地喟叹了一声。

不远处的张小驰正盯着她和秦佑生，过了会儿，气呼呼地朝她挥了挥手，“走吧走吧！”

这个张小驰，终于善解人意了点，当秦佑生转身给她打开车门时，宁冉声跑到张小驰跟前，“那先再见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们见面的事情不准告诉其他人，姐姐也不行。”

张小驰瞅着宁冉声，语气很不耐烦，“知道了！”

宁冉声转身雀跃地上了秦佑生的车，待秦佑生的车驶出小区进入主道，她打开半扇车窗，当徐徐凉风灌入车厢，她想开口跟秦佑生说点什么，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觉得现在感觉挺好的，转头看向秦佑生，他也转头望向她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然后各自转过头。

车厢静寂，秦佑生打开了一档电台节目，里面正在播放一首法语小调，靡靡软软的，分外动听。

一路从城北开到城南的碧桂园，秦佑生刷卡进小区时，值班的保安探出头问了句，神色兴奋，“秦律师，你回来了啊？”

秦佑生轻嗯了一声，侧过头看宁冉声，她依旧安安分分地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竟一句话也没有说。“今天倒格外安静了。”秦佑生说。

宁冉声关上车窗，抬了抬下巴，“那是因为太久没见你了，咱们都不

熟了。”

秦佑生低低笑了一声，熟练流畅地倒车入库后，朝宁冉声倾过身子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晦暗的车厢里，他的一双眼眸又黑又亮。

宁冉声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一拍，咔嚓一声，是秦佑生将她的安全带解开了，空气中有暗流涌动，别样的情愫正在悄悄滋生。

秦佑生的手抚上她的脸颊，灼烫、干燥、微糙……宁冉声望着秦佑生，任由他捧着自己的脸，然后越靠越近，直至双唇被他封住。

宁冉声轻哼一声，秦佑生趁机在她唇上辗转吸吮，温热的气息全喷洒在她的鼻尖，湿湿痒痒的。这样的姿势让他们两人靠得很近，她可以听到他加重的呼吸声，他也可以听到她乱了的心跳声，有些事情，稍微多等一秒都是心痒难耐。

“先上去？”秦佑生忍住，低哑道。

宁冉声点点头，唇上还有秦佑生留下来的痕迹，伸手摸了下，指尖微微发烫。

电梯从二十多楼下来，宁冉声靠在秦佑生身上看着电梯显示屏上不停跳动变化的红色数字，待门开了，秦佑生放在她腰上的手轻轻收了收，揽着她走了进去，等电梯直达到公寓所在的楼层，走出摄像头的监视范围后，秦佑生一把抱起宁冉声。

钥匙在宁冉声的包里，宁冉声躺在秦佑生的怀里掏出钥匙，这个半躺的姿势实在不方便开门，开了两次，失败了两次。

“呜呜……”宁冉声没有耐心了。

“抱紧我，让我来开。”秦佑生拍了下宁冉声的后背，等下他要用一只手来开锁，只能单手抱着她，所以先让宁冉声抱紧自己。

宁冉声在秦佑生怀里转了个身，不仅双手攀在秦佑生的肩膀，双腿也绕在了秦佑生的腰上，其实她可以下来开了门再进去，但她就是不想离开秦佑生的怀抱。

清脆的咔嚓声响起，公寓门被秦佑生打开，秦佑生取回钥匙进了屋，连鞋也不换，直接关了门，抱着宁冉声来到了主卧。

他把宁冉声放到床上，对于这张床，他思念了很久，更别说是床上的人了。他离开她多久了，一个星期？半个月？明明没有超过一个月，可他也快要被难熬的想念折磨得发疯了。所以那天挂了江行止的电话，有些事情还没有经过细想，他已经让秘书去订回A市的机票。

当时秘书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问他：“秦先生，你知道三天后的会议有多么重要吗？”

那个股东会议有多重要秦佑生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，他的要求很简单也很干脆，三天后的会议他会参加，但是A市也必须回去，最后秘书给他联系了一架私人飞机。男人会如此贪婪于金钱、地位……因为有些事情处于两难时，这些俗气的东西会成全他的“两全其美”。

床上，秦佑生先是脱掉自己的大衣，然后一个个解开宁冉声外套上的纽扣，宁冉声穿着一件橘色外套，里面是一件浅灰色羊绒衫，低V领设计露出了可爱精致的锁骨。

秦佑生的目光在大片美好的肌肤上停留，女人白皙的脖颈上还挂着他送给她的钻石项链，清雅灯光下，比浅粉色钻石还要闪亮的是她的眼睛，熠熠生辉。

秦佑生亲上宁冉声的锁骨。

男人最想看到女人的一面，莫过于她在自己身下意乱情迷，那么生动，那么动人，此时她的美丽是致命的，即使她要了他的魂魄，他也不会有一丝犹豫。

第二天，秦佑生登机前的时间都跟宁冉声在公寓度过，早上起来一起睡回笼觉到中午，午饭叫来外卖，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靠坐在沙发下的地毯上，一边看最新的大片一边互喂食物。

两个人因为相聚的时间少，在一起时的甜蜜反而会加倍浓稠，窗外阳光通透明净，云朵洁白无瑕，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
下午两点，宁冉声送秦佑生登机，告别时，她趴在他的胸口说：“下

次换我去看你。”

秦佑生摸摸她的头，“再亲一个。”

宁冉声踮起脚尖，唇瓣在秦佑生的脸颊轻轻滑过，“好好加油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旧金山打理你爸爸的公司，但是你这样做肯定有你的理由，我支持你……”

多么懂事暖人心的话，秦佑生都快有点受宠若惊了，不舍地摸了摸她的脸，“在A市好好照顾自己，跟江行止好好学东西，不要怕被他骂，有问题给我打电话。另外下次他再带你去那些地方，你就直接告诉他，秦老师不允许你去……”

宁冉声下午去上班时才发现自己忘记请假了，匆匆提着包赶到了易和事务所，然后提心吊胆地坐在办公桌上开始工作。

阿沈走过来对她说：“师母，早上江律师找过你呢。”

“哦。”宁冉声站起来走到江行止办公室，敲门时看了眼对面秦佑生的办公室，嘴巴忍不住弯了弯。

她敲门，江行止冷淡的声音在里面响起：“进来吧。”

江行止今天心情很不好，其实他没有哪天是心情好的，结果看到宁冉声眼底下的两片青色以及脖颈上隐约可见的粉色时，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
“你先出去！”江行止冷着脸对宁冉声说。

宁冉声实在很莫名其妙，不过也服从命令地关门离去，对探头探脑的阿沈说：“今天江律师吃错药了吧。”

阿沈冲宁冉声扬扬眉，低声道：“江律师就这样的，你习惯就好。”

江行止真的快要疯了，他不知道秦佑生回来过，所以他看到宁冉声脖颈上的粉红印记，又想到她今天早上没有来上班……

这个可怕的推论，让江行止很生气。

一种很微妙的气愤，不知道是替秦佑生还是替他自己。

还有他要打电话给秦佑生吗？恭喜他天气转冷，宁冉声已经给他买了一顶绿帽子？

有些问题第一次遇上，处理起来就有点棘手，而且问题本身就是非常

敏感的，比如江行止现在遇上的这个问题——“如果好哥们的女朋友出轨了，作为兄弟是告诉自己哥们，还是选择隐瞒呢？”江行止停下手头的工作，深吸一口气，他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肺火心火肝火都快要烧了起来，这个感觉像是出轨的不是好兄弟的女朋友，而是自己的女朋友……

江行止头疼地揉了揉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，然后打算上网找点思路，索性找出一个自己多年不用的ID上论坛发了个帖子，主题就是：“哥们的女朋友疑似出轨，我要不要告诉哥们？”

很快，一楼回复他了：“出轨对象不会是你本人吧？兄弟就是用来两肋插刀的啊，你快去插你的兄弟一刀吧。”

江行止淡定地无视了一楼。

宁冉声在江行止那里吃了瘪，无聊逛起了论坛，看到一个什么兄弟老婆出轨的帖子，热血沸腾地点击进去，结果发现底下就一个人回复他。

真是可怜的楼主，宁冉声打算给他添加点人气，认真问道：“你跟你兄弟关系如何呢？”

江行止看了眼ID名为“啾啾流氓兔”的二楼，回复道：“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”

宁冉声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回复自己了，想了想，觉得这楼主肯定非常寂寞。她托着下巴思考了一番，正巧王臻、阿沈他们路过，她便问他们俩：“你们过来看看，遇上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呢？”

阿沈看了眼这个帖子，说：“我是不建议说的，虽然有时候隐瞒也是一种伤害，但是如果他的兄弟就愿意被蒙在鼓里呢，俗话说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宁冉声对着电脑键盘十指如飞，把阿沈的话整理了一下，正要点击确认回复时，王臻有不同意见了。

“我觉得应该告诉他的兄弟，说不定这个兄弟正想要分手找不到理由呢，另一方面，如果他兄弟是个老实人怎么办，老实人活该受骗吗？武

大郎是怎么死的，如果能有人早点告诉武大郎真相，他也不至于被毒死啊。”

宁冉声点点头，纠结了。

正在这时，江行止从办公室出来，阿沈笑嘻嘻地把江行止招了过来，指着宁冉声的电脑屏幕，一脸接受赐教地看向江行止，“江律师，这里有个傻逼发了个帖子，你帮他出个主意呗？”

江行止眼神怪异地扫了阿沈一眼，视线掠过宁冉声，直接移到她的电脑屏幕上打开着的论坛页面，然后整个人就定格住了。

因为江行止视线一直停在论坛页面没有移开，王臻和阿沈自然以为他在思考，心里就更期待江行止的看法了，尤其是阿沈已经忍不住开问了：

“江律师，你的看法是？”

江行止没说话。

阿沈和王臻对视了一眼，宁冉声看着江行止也表示不理解，“江律师，说说你的高见吧。”

江行止一张清俊的脸彻底冷了下来，“现在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？！”说完，转身便回到了自己办公室。

宁冉声抬了下眼眸，把页面关了，心里堵得跟什么似的，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

江行止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论坛账号注销，这个账号他是不会再用了。还有那什么“啾啾流氓兔”？倒真符合她本人！

秦佑生昨天回来时还带了一本书给江行止。这本书两人一起上大学时江行止就在图书室找过一阵子，不过一直没有找到，这次秦佑生在旧金山的一家资料室看到，就买下了，这次飞回来见冉声就一块儿带了回来。

书还在宁冉声这里，第二天上班，宁冉声将书送到江行止的办公室，“秦老师回来过，这本书是他让我捎给你的。”

江行止拿到书后非常惊讶，抬眸问宁冉声：“秦佑生回来过？”

“是啊。”宁冉声点点头，“我出去做事了。”

“等下。”江行止快要抓狂了，第一次怀疑自己智商是不是存在问题，昨天居然会因为那样的事情发帖子。他平静一下情绪，再次开口，口吻已经非常公事公办了，“等会儿跟我一起见一个客户。”

这个客户据说是江行止的初中同学，见面地点约在一家茶道馆。宁冉声跟着江行止来到茶道会所里一间布置别致清雅的茶室，茶室里有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口，跪坐在席子上煮茶，茶香袅袅。

女人身穿一件普通的黑色低领毛线衣，黑色长发柔顺地垂落胸前，只看背影，宁冉声以为这女人是茶馆的茶师傅，结果她就是江行止要见的客户，也是他的初中同学。

女人有着优美纤细的背影，尤其是低头煮茶时，后颈露出来的皮肤格外白皙。宁冉声猜测她肯定是一个美人，等女人转过头，宁冉声心里闪过一丝惊讶，因为女人脸上戴着一个白色口罩。

江行止面色一如既往地无波无澜，走进盘坐在榻榻米上，开门见山：“你是苏念还是苏可？”

宁冉声安静地坐在江行止身旁，对女人笑了笑。女人戴着口罩，宁冉声看不到她的脸，但女人除了有白皙的皮肤外，还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，眼瞳褐色宛若琉璃，眸光静若止水，里面却有股子看了就让人陷进去的迷离。

“我是苏念。”女人回答江行止的问题，声音有点糙，像是感冒好几天的样子。

难道女人戴着口罩是因为感冒了？宁冉声再次看了这个叫苏念的女人一眼。

“苏念不应该坐在这里的。”江行止淡淡道。

“为什么苏念不应该坐在这里？那江律师说说苏念应该坐在哪里呢？”女人低头道，说完，分别给江行止和宁冉声斟了一杯茶。

这样的女人真是……太有吸引力了！宁冉声看向江行止，没想到他居然有这样的初中同学。

但他口中的苏可又是谁呢？

苏念……苏可……难道是姐妹？

“你可以摘掉口罩吗？”江行止提出要求，语气平实。

苏念抬眸看了宁冉声和江行止，过了会儿，伸手摘掉了口罩。

宁冉声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转而想到自己这样看着她实在不礼貌，连忙低下头。

——苏念的脸是花的。

“是硫酸。”苏念淡淡解释说，声音平淡得好像整个人已经没有了喜怒哀乐。

到底是谁会用硫酸毁掉一个女人的容貌？宁冉声实在难以相信。

从茶室出来已经是下午了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江行止去车库取车，宁冉声站在路口等他，等江行止开车出来，她直接上了车。

“苏念、苏可是双胞胎姐妹，不过六年前苏可已经死了，当时我们班主任还组织过同学一起哀悼过她。对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还有一个没有毁容的苏念好端端活在世上，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男朋友。”

宁冉声张了张嘴巴，“等下，我糊涂了……”

江行止看了眼前面的路况，“所以现在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是苏可没有死，她就是苏可，她假装自己是苏念；第二种，她确实是苏念，毁容出事后躲了起来，而苏可不仅顶用了她的身份，还跟她男朋友结了婚。”

宁冉声理了理思路，“苏念和苏可她们很像吗，我是说性格之类的，如果苏可真的顶替了苏念的身份，苏念的男朋友不可能没有发现啊！”

江行止：“这个就要问当事人了。另外，傅景蚬跟那个不知道是苏念还是苏可的结婚后就移居国外了。”

宁冉声：“哪个国家？”

江行止停顿了一下，“美国，旧金山。”

江行止说出“旧金山”三个字时，宁冉声脑中立马跳出了秦佑生那张英俊的脸，她犹豫一下，问江行止：“那我们会去旧金山吗？”

江行止扫了宁冉声一眼，知道她眼底突然升起喜悦是因为什么，他

沉默了会儿，说：“如果我真要去旧金山也是带上一个能干的助理，至于你的价值，还抵不了去一趟的餐旅费。”

宁冉声被江行止的毒舌伤害了，因为上下级的关系她又不能反唇相讥，气呼呼地看着车窗外的路人，背对着江行止说：“难道那个赖纾洁就可以抵回餐旅费？”

“她的价值的确比你要高。”江行止的唇角蓦地弯起一个轻微的弧度，“何况你英文如何，你确定到旧金山是你当我助理，还是我当你助理？”

太欺负人了！宁冉声抗议说：“我英语已经过六级了。”

“哦，六级啊，真是好了不起。”江行止脸上挂着清清浅浅的笑容，外面的细雨虽小，慢慢地也快模糊了视线，他打开雨刷，心情不错。

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，比如他今天格外有说话欲。虽然他是律师，但他除了上法庭外，平时基本能少说话就少说，可面对宁冉声，他居然也会无聊地跟她拌嘴闲扯。

宁冉声是习惯被人高捧的，如果此时秦佑生在，肯定要夸她内外兼修、多才多艺了，所以对于江行止的挖苦，她生气地双手抱胸保持沉默，直到江行止略疑惑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喂，不会那么小气吧……”

宁冉声抬了下眼皮，不满道：“你很有优越感啊，居然跟一个只在国内待过的学生比英语，我英文当然没有你们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精英厉害了，你英文好，你怎么不去当翻译啊？”

江行止：“……”

宁冉声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得理不饶人，见江行止不说话了，接着说：“这段时间在易和上班，我也发现了自己有很多不足之处，所以每天都很努力学习，但是你对我，除了挖苦讽刺，就是对我进行变相人身攻击……”

江行止的太阳穴又开始跳起来了。

秦佑生离去前对他说：“冉声喜欢受到肯定，所以如果她真的不是做得很不好，你能表扬就多表扬。”什么是能表扬就多表扬，难道她放个屁他也要说一句well done？

“对不起。”江行止面无表情地道歉。

“没关系啦，我知道是你脾气不好。”宁冉声说，一下子已经化被动为主动，“当然你是大律师，我是学徒小助理，你要怎么做都是你对，不过，我觉得适当的鼓励肯定比讽刺要有效果的。”

江行止深吸一口气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主动要表扬的，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秦佑生跟宁冉声交往之后，夸人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。

“所以以后我要多夸夸你？”江行止问。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只是给你一点建议而已。”宁冉声心情愉悦起来了，眉眼弯弯，嘴角上翘，是典型的胜利者神态。

江行止突然想起这女人还扎辫子的时候，她和自己掐架后也是这副样子，可那时他是她的江哥哥，现在她成了他最好兄弟的女朋友。命运一向很喜欢把人物关系胡乱牵扯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狗血事。

江行止接了苏念的案子，宁冉声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，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在A4纸上画画人物关系。

苏念和苏可都是江行止的初中同学，江行止说自己念完书回国参加了苏可的葬礼，随后苏念跟青梅竹马的恋人傅景蚬结婚生子并移居旧金山。

六年后，一个毁了容的女人找到江行止，声称自己才是苏念，旧金山的苏可不仅毁了自己的容貌，还抢了自己的身份和男朋友……

宁冉声问江行止：“你相信苏念的话吗？”

“原则上我应该相信她。”江行止从办公桌上抬起头，见宁冉声还没有离去的意思，蹙眉，“工作都做好了？”

“那个……你带我去旧金山好不好？”宁冉声打算走后门，“你明明知道秦老师也在那里……”

“工作是工作，私事是私事。”江行止手握着笔，刷刷地签了一份合同，“我的确会带一名助理去旧金山，虽然我跟秦佑生交情是不错，但工作上的事好像不能太讲交情了，对吧。”

宁冉声默默走出办公室，正巧秦佑生发来一个短信，宁冉声本想向他吐槽江行止太不近人情，想了想还是作罢。

合格的女朋友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事影响他们男人之间的友情。

虽然赖纾洁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许多，但宁冉声这段时间还是想争取一下，认真写好每一份文书，写好之后又反复修改，但每次交到江行止手里，依旧能被他手中的红色钢笔圈点出错误的地方。

江行止把宁冉声的“作业”修改了一遍后，想起了她要求的鼓励政策，扯了下嘴巴，“虽然错误的地方还挺多，不过比上次进步了。”

宁冉声哦了一声：“谢谢夸奖啊。”

刚刚也算夸？江行止不经意抿了下唇，“好了，出去吧。”

宁冉声正要离去时，江行止不咸不淡的声音再次响起来：“明天让阿沈帮你办理出国签证，他能帮你快点弄好。”

宁冉声忍不住眉开眼笑，“谢谢江律师。”

“Sure.”

江行止的情绪也被宁冉声感染了，从心底升起一股愉悦，导致说话口吻也变得轻松随意起来。

因为办理签证需要户口簿复印件，宁冉声回了一趟姐姐的公寓，这次回去的时候跟上次一样，提了两份烤鸭回去。

因为是晚上，这一次宁淘淘和宁贝贝都在家，她进门的时候，她们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同看一档电视综艺节目，宁贝贝边看边吃着零食，宁淘淘坐在一旁绣一幅十字绣。

门是张小驰给她开的。宁冉声把烤鸭放到厨房，叫了一声：“姐。”

宁淘淘身体僵了僵，继续看着电视。

杵在中间的张小驰瞅瞅宁淘淘，又看看宁冉声，神色紧张，生怕宁冉声又要夺门而出了。

“姐……”宁冉声又叫了一声。

宁淘淘终于抬起头，看向她，“晚饭吃过了吗，厨房还有粥。”

“吃了。”宁冉声很是局促，站在客厅不知道说什么。

沙发另一侧的宁贝贝将电视音量调轻了，斜睨了她一眼，“你男朋友

的腿好了？”

宁冉声低下头脸，一声不吭。

“好了，不要见面就要吵个不停。”宁淘淘对宁贝贝呵斥道，站起来对宁冉声说：“冉声，跟姐姐到房间里来。”

宁冉声跟着宁淘淘进房的时候，张小驰试图一起跟进去，结果走到门口就被宁淘淘挡在了门外，张小驰急忙道：“妈妈，小姨妈已经知道错了。”

宁冉声感激地看了张小驰一眼，待宁淘淘把门关上，她低着头靠在淡黄色的墙面上，等宁淘淘问话。

“他是真心待你吗？”宁淘淘问。

“是。”宁冉声回答。

“那过阵子让他去我们家提亲。”宁淘淘清了清喉咙，已经妥协了一大步，“然后我们两家一起商量你们的结婚大事。”

宁冉声知道宁淘淘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，心里苦笑一声，诚实地交代：“姐……他出国了……他父亲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提亲的事……”

“怎么会？”宁淘淘闭了下眼睛，再次睁开眼时，里面已经多了一丝后悔，“当时我就应该拦着你们的。”

“姐……”

“声声，姐姐老实跟你说吧，他第一次来家里我就担心这个问题，父母全在国外的人会长久留在A市吗？”宁淘淘反问宁冉声。

“他会回来的。”宁冉声抬头，口吻淡淡，却有一股坚定。

“男人的话可信吗，小驰的爸爸当初还说会回来呢！”宁淘淘情绪有点激动，红着眼质问宁冉声。

宁冉声很少看到这样的宁淘淘，其实那么多年，宁淘淘表面看着一点事情也没有，但是她一直不能忘记张毅给的伤害。

宁冉声不知道如何跟宁淘淘说秦老师跟张毅不一样，其实男人没有变心之前，女人都认为自己眼光又好又独特，比如以前的宁淘淘，再比如现在的她自己。

宁冉声晚上留在了姐姐家睡，第二天上班前从宁淘淘这里拿走了户口

簿复印件，起初宁洵洵还怀疑她是不是要跟着秦佑生去美国了，最后还是江行止打了电话过来，解释她办理签证只是跟他出差而已。

早上赖纾洁对江行止提出一个请求——要跟他一起去美国旧金山跟进苏念、苏可的案子，然后他很不耐烦地就拒绝了：“我会安排一些国内的案子让你负责跟进。”

“师傅，我哪点做得不好吗？为什么你不带上我呢？”赖纾洁问江行止。

江行止不耐烦了，“难道我做什么决定还要跟你交代？”

赖纾洁是秦佑生塞给他的助理和学徒，但江行止真挑不出她有什么不好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秦佑生之前评价的那样：“认真努力又有上进心，但是有点不知道进退。”

赖纾洁低着头从江行止办公室出来，回到自己位子时，抬头瞥了眼不远处的宁冉声。

宁冉声这边，因为阿沈和大高去年已经去过旧金山了，她正跟阿沈讨论旧金山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
宁冉声一边跟阿沈说话，一边把他说的美食馆和好玩的景点全部记在本子上。

“其实根本不需要啦，秦律师从小生活在那边，到时候让他带你到处玩呗。”阿沈靠在她办公桌上说。

宁冉声弯了弯唇角，“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呢。”

阿沈笑着说：“必须有时间啊，你先通知秦律师，让他有个安排。”

宁冉声有个问题了：“你说给他惊喜好呢，还是先通知他好呢？”

阿沈想了想，“貌似惊喜也不错啊。”

赖纾洁突然走了过来，笑咪咪地插话道：“冉声，你去旧金山旅游吗？”

宁冉声眨巴了下眼睛，扯了扯嘴角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“我先冲个咖啡。”